

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劳氏批注综理*

王天然

内容摘要:劳权、劳格对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作过多处批语,研讨这些批语的分布、特点、价值及失误,有助于我们认识二劳的治学方法与格局,或许可以为更深层次的“劳氏研究”提供一个入口。

关键词:恬裕斋藏书记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劳权 劳格

一、引言

(一)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与《恬裕斋藏书记》

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二十四卷,是晚清重要的私家藏书志,前辈学者对它的评价有着似乎相反的意见^①。王欣夫云:“瞿氏先延黄廷鉴、王振声任编撰,后延王颂蔚、管礼耕、叶昌炽为校订,都是著名的专家。《周易》、《左传注疏》十行本,《穀梁注疏》宋监本,各附校勘记,体例极善,也是创例。又补《周易象义》之阙,正周氏本《毛诗传笺》、汪氏本《公羊解诂》之讹脱,读一书可得数书的功用,在近世藏书志中,尚没有超过他的。”^②冀淑英云:“给铁琴铜剑楼校勘整编书目的有两位,一位是太仓人叫季锡畴,字崧耘,还有一位叫王振声,字宝之。我们馆所藏铁琴铜剑楼的书上有季锡畴的跋或王振声的跋或校,就是当初留下的笔迹。从这些校跋上看,他们请的这两位先生水平不是很高,不过铁琴铜剑楼留下了这个书目,我们现在还可以参考。”^③前者就附录校勘记这一端褒扬此目,而其未必不知此目有考订失误之处。后者则因能见到季、王二人

* 本文初成于2012年2月22日,5月6日改成二稿。2013年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会上宣读二稿,又得到在场诸位师友的指教,谨此一并致谢。

① 此处蒙北京大学史睿先生提示,特此说明。

② 《王欣夫说文献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58-59页。王氏之前,胡玉缙于《许广经籍题跋》卷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书后》一文中亦有类似评价,见胡玉缙:《续四库提要三种》,上海书店,2002年,第590-591页。

③ 《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第137页。

批校、题跋的原迹,故多从校跋内容的高明与否着眼,也未必不知此目的长处。而且后者是就季、王二人的校跋做出的以上评价,其批评并非全部指向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。因此,所谓“相反的意见”只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评价。而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为刊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的初本^①,它保留了瞿氏书目较早的面貌,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。

(二) 劳氏批注

劳权、劳格兄弟世称“二劳”,经“二劳”批注的古籍很受重视。其中原因,黄永年曾有说明:“劳权、劳格兄弟则不仅据旧本校,还能利用其他古籍、其他资料来校本书,学问的气息也极浓厚,世有‘劳校’之称。”^②本文将要讨论的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劳氏批语就含有丰富的文献资料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王欣夫甚为推赏,曾云:“窃谓此目若为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则劳校其随斋批注也。”^③

二、劳氏批注本及劳氏批语源流考

近年来笔者有幸见到三种劳氏批注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,及两种过录有劳氏批语的刊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现略作说明:

(一) 南京图书馆藏钞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(以下简称“南图本”)

南图藏《恬裕斋藏书记》钞本二册,为丁氏八千卷楼旧藏^④。卷首签条有题记云:“此瞿目未刻已前传钞本,子类有阙,卷中小字系劳季言手校并订已见刻

①长泽规矩也曾为静嘉堂文库所藏的一部清钞本《恬裕斋藏书目》做解题云:“其中,如旧钞《周易集解》、钞本《毛诗要义》、明刊本《诗外传》、校本《诗外传》之类,系‘瞿目’所无,但同时见于‘瞿目’而此目所无者亦不少,如《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》、《吴园先生周易解》、《周易经传集解》、《周易总义》、《西溪易说》、《周易本义通释》、《尚书注疏》、《书集传》、校宋本《诗集传》、《诗传通释》等。因知此目为先于通行本‘瞿目’之稿本。”见长泽规矩也:《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0年,第130页。今检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三,载有“毛诗要义二十卷 钞本”条,或是长泽规矩也一时误记。而其《恬裕斋藏书目》为瞿目稿本的认识并无问题。另,长泽规矩也当日所见之《恬裕斋藏书目》或许与今日能见到的几种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不尽相同,但它们均为刊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初本的性质,大致相似。又,据称常熟市图书馆藏有《恬裕斋藏书目》二十四卷稿本两种,见仲伟行等:《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,1997年,第101、102页。其与《恬裕斋藏书记》、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是何种关系?在未见原书之前,存疑。

②黄永年:《古籍版本学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222页。

③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233页。

④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九载:“恬裕斋书目四卷,国朝瞿镛撰,钞本。”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921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92页。笔者经眼者为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图本胶片,胶片索取号:S0421。

本之误。”^①《恬裕斋藏书目序》下钤有“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”朱文方印。卷首又有宋翔凤《恬裕斋藏书目序》^②、黄廷鉴《恬裕斋记》以及佚名所撰“例言”十则。正文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。此本主要有写作小字楷书的劳格批语和写作小字行书的劳权批语^③。

(二)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钞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(以下简称“师大本”)

师大藏《恬裕斋藏书记》钞本三册，阙史部^④。卷首《恬裕斋藏书目序》下钤“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”朱文长印，卷一经部首页钤“半巢书屋”白文方印^⑤。正文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。间有朱、墨二色批注。将此本批语与南图本对勘，于文字异同间可知师大本批语为后人据南图本抄录、校改^⑥。

(三)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(以下简称“北大本”)及嘉德2000年秋拍本(原上海图书馆藏本，以下简称“嘉德拍本”)《恬裕斋藏书记》

北大藏《恬裕斋藏书记》钞本二册，为李盛铎木犀轩旧藏^⑦，仅存史部。卷首钤“麀嘉馆印”朱文方印。正文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。间有朱、墨二色批注，字体也有行、楷二种。

又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上图藏十二册不分卷钞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

①此本南京图书馆著录为“清劳权校”，与题记所言不同，详见后文。

②此《序》后刊入光绪二十三年董康诵芬室校刊本、光绪二十四年瞿氏家塾刊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卷首，《序》中“恬裕斋”三字均改作“铁琴铜剑楼”。

③此本中还有一种大字批注，恐非劳氏兄弟所作，详见后文。

④典藏号：善015.87/476-6。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史部目录类载此本，著录为四册，实际仅存三册。同函中有一册非《恬裕斋藏书记》，而是汪辉祖家藏书目，此目或即《环碧山房书目》，卷首亦钤“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”朱文长印。据笔者所知，汪氏《环碧山房书目》浙江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钞本，北师大图书馆所藏此本人多不知。

⑤此本盖为李绍白旧藏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《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》钤有“半巢书屋”印，《象占》钤有“半巢书屋主人李氏绍白珍藏”印。见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44、198页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《日知荟说》中亦有一部钤“李绍白印”、“半巢书屋主人李氏绍白珍藏”印。见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97页。而古籍拍卖市场中也时有李绍白半巢书屋藏书出现。

⑥如经部“论语集解义疏十卷 日本刊本”条，南图本眉批作：“乾隆 内府有重刊本。”师大本墨笔眉批原作“乾隆刊本 内府有重”，朱笔改作“乾隆内府 有重刊本”。此为师大本先据南图本抄录，又据南图本校改之一例。又如“四声等子一卷 钞本”条，师大本眉批作：“阙四字。”南图本原纸破损，正有四字不可辨。可见师大本此条眉批为转录南图本时抄者后添，非劳氏批语。再如子部“商子五卷 旧钞本”条，南图本行书批语作：“曾见严铁桥校孙冯翼刊本，云据秦西岩本。”师大本“秦”字为空格，当是抄者不识南图本行书所致。类似之例甚多，不备举。

⑦典藏号：LSB/190。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史部书目类著录此本。

云：“佚名录清劳格校，清周星诒校并跋”^①。询上图古籍部工作人员，云此书为三、四十年前抄没之物，现已退还原主^②。后笔者偶检 2000 年嘉德秋拍古籍善本图录，第 678 号拍品为清钞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十二册。据图录言，此本阙原钞史部，所阙为后人补配。钤印有“劳格”、“季言”、“上海图书馆退还章”，又有劳格批校，周星诒、叶景葵题跋^③。此书盖即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的原上图藏本。

笔者以嘉德拍本书影与北大本对勘，发现二本字迹接近。检卷首之题，二本均为不分卷本。北大本所存史部正是嘉德拍本所阙内容，二本或原为一部《恬裕斋藏书记》，分散多年，不为人知^④。

（四）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王欣夫过录劳批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（以下简称“复旦王本”）

复旦藏有一种光绪二十四年瞿氏家刻二十四卷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，其中有王欣夫过录的丁国钧临劳校及丁国钧校跋，王苍虬校语，刘之泗题识^⑤。王欣夫过录之劳氏批注又收入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甲辰稿卷二“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二十四卷 十册”条下^⑥。此条下又录丁国钧题记云：“江南图书馆购藏浙江丁氏书中，有钞本瞿氏《恬裕斋书目》，旧为劳季言所藏者。书眉校语极精要，审知季言先生手笔，因悉逐录之。惜瞿氏刻此目时，未见季言校语，不及改正耳。季言卒于粤逆乱时。（同治乙卯岁。）其所得钞本瞿《目》，大约在咸丰之初。今以照刊本，则字句皆同，误处仍误。瞿《目》刊于光绪三年，曾延叶鞠裳诸君重加审订，然后付梓，乃竟未易一字，真不可解也。辛亥三月秉衡记于江南图书馆。（劳氏手校本存江南图书馆阅览室，当时未经提出归入善本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史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 年，第 1405 页。

②2011 年 12 月华东师范大学吕晓阁学友专程为笔者往上图询问此书情况，特此致谢。

③《中国嘉德 2000 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》，2000 年 11 月 5 日，北京。

④2012 年 3 月 26 日，笔者于上图见到叶景葵旧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，叶氏以朱、墨二色笔过录劳氏批语，朱笔即据嘉德拍本（原上图藏本）过录，而史部无朱笔批语。又，《卷盒书跋》“铁琴铜剑楼藏书目”条下云：“乙亥季冬，见钞本《恬裕斋书目》，经劳季言校正，又有周星诒、傅节子评注。”见叶景葵：《卷盒书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59 页。可见，叶景葵 1935、1936 年之交见到嘉德拍本（原上图藏本）时，已阙史部。这部书的史部为李氏木犀轩所有，今藏北大图书馆。经、子、集三部则在南方流传，据叶氏跋语，它们似乎曾被王绶珊收藏，后经抄没、退还，今当为私家收藏。

⑤一函十册，典藏号：3026。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言复旦此本有“杭县叶景葵跋”，见王欣夫：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，第 1232 页。然复旦图书馆古籍书目检索系统未著录此本有叶氏跋语，2012 年 2 月复旦大学张传官先生曾为笔者细检此本，也未发现叶跋。2012 年 3 月 31 日笔者往复旦图书馆复检此本，终未发现叶跋。或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一时误记？或另有缘故？暂存疑。

⑥王欣夫：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，第 1232-1246 页。

书中。) ”^①可见,丁国钧所录劳氏批注即据南图本,王欣夫又依丁录转录一过于光绪二十四年瞿氏家刻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上。今丁本已不可见,但由王本尚能见出丁本大貌。若将王本批语和南图本对勘,则知王本所据之丁本于南图本批语多有遗漏^②。

(五)上海图书馆藏叶景葵过录劳批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(以下简称“上图叶本”)

上图藏有一部叶景葵旧藏光绪二十四年瞿氏家刻二十四卷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^③。扉页有叶景葵朱、墨两色题记三段,与《卷盒书跋》“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”条下所载正合^④。正文有叶氏以朱、墨二色笔过录的劳氏批语,偶有叶氏按语。朱笔即据嘉德拍本(原上图藏本)过录,墨笔即据王欣夫本过录,丁秉衡按语亦缀于劳批之后。此书史部无朱笔批语,可见叶氏过录嘉德拍本(原上图藏本)时,原书已阙史部。我们今天据此本经、子、集三部中叶氏过录的朱笔批语,可以略见嘉德拍本(原上图藏本)的面貌。

笔者以南图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为底本,校以师大本、北大本。由校勘结果可以见出较为直接的关系:师大本直接由南图本转录并据南图本粗校;亦可略见稍远一层的关系:北大本未必直接抄自南图本,但可能曾以南图本或与南图本同源之本进行了校勘^⑤。

又以南图本劳氏批语为据,校以师大本、北大本、复旦王本、上图叶本中的劳氏批语。由校勘结果可知,南图本劳氏批语为师大本所录劳批、复旦王本所录劳批、上图叶本所录墨笔劳批之祖。而原为一部的北大本、嘉德拍本中的批语情况略为复杂^⑥,现做详细论述:

如将北大本所存史部中的批语与南图本史部批语对勘,可以发现北大本部分批语为南图本所无,部分批语又与南图本相同或相似。北大本批语的比例是:行书、字迹老练^⑦,为南图本所无的批语约占二成;楷书、字迹朴拙,为南图本所无的批语约占三成,与南图本相同或相似的批语约占五成。

①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1246页。

②丁本遗漏最多者是南图本写作小字行书的劳权批语,盖丁氏不信其为劳格字迹,又不识其为劳权手笔。

③一函十册,典藏号:T07352-61。此书未进入上图检索系统,幸得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检出,特此致谢。

④见叶景葵:《卷盒书跋》,第59-60页。

⑤又,三种钞本均为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,而瞿家正习用十行版式稿纸。见陈先行、石菲:《明清稿钞校本鉴定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78页。

⑥嘉德拍本现为私人收藏,一时难以见到。但根据上图叶本经、子、集三部中的朱笔批语,可以略见嘉德拍本的面貌。

⑦在判定批语作者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书体与字迹特征,故以此分类。因墨色不起主要作用,故不再以墨色分类。

北大本行书眉批字迹老练、内容多为南图本所无者,现举三例^①:

1. “汉书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”条。

北大本眉批:“与景祐本同行款。”^②

2. “南史八十卷 元刊本”条。

北大本眉批:“史即南监据此修版。”^③

3. “长安志二十卷 旧钞本”条。

北大本眉批:“竹垞本即从退谷本传录。”^④

以上这类批语字迹与劳权、劳格字迹差异较大,不似二劳所作。至于此类批语的作者,宜在见到嘉德拍本原件后再做判断^⑤。

而北大本另一类字迹较为朴拙的楷书批注,或为南图本所无,或与南图本相似、相同。为南图本所无者,现举三例:

1. “晋书一百三十卷音义三卷 宋刊本”条。

①批语文字均照录原文,惟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,下同。

②南图本此条无眉批。瞿氏所藏此本后被印入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,半叶十行,行十九字,小字双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,白口,左右双栏。前人多目此本即北宋景祐刊本,赵万里已有质疑,《中国版刻图录》“汉书注”条提要云:“清代学者钱大昕、王念孙所谓北宋景祐监本《汉书》,即指此书。但原书是否景祐间刻,却是问题。此书嘉道间藏黄丕烈家,《百宋一廛赋》著录。黄氏别藏一本,内多补版。补版刻工程保、王文、孙生等人,绍兴十九年又刻福州开元寺《毗卢大藏》。程保等既是南宋初年人,则此书原版刻于北宋后期,即据北宋监本覆刻,而非景祐监本,当是事实。”见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》,文物出版社,1960年,第8页。继而尾崎康做了详细的刻工分析,认为:“把它们看做北宋末南宋初即两宋之交的刊本是比较妥当的。”见尾崎康:《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3年,第20页。

③南图本无此条眉批。北大本此条眉批上有重装时裁切之痕,内容可能已不完整。此条批语系针对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原文“板心有字数,间有‘嘉靖元年修板’”而言。梅鹗《南雍志经籍考》下篇云:“《南史》八十卷,存者一千六百四十三面,缺一百三十面,本集庆路儒学梓。”见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4年,第455页。此书原板即元大德间九路儒学本,其板片后归明南京国子监,嘉靖间板经修补后印行。

④南图本此条无眉批。北大本此条眉批系针对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原文“此吴伊仲钞汪退谷藏本,复以竹垞本校过”而言。《莞圃藏书题识》卷三“长安志二十卷”条下载吴翌凤跋云:“乾隆戊戌春日,假得朱文游所藏汪退谷本曾经朱竹垞钞读者。”见《黄丕烈藏书题跋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135页。

⑤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言北大本为王仁俊校,不知何据。《中国嘉德2000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》拍卖图录言嘉德拍本有周星诒校语。叶景葵言其所见本(即嘉德拍本):“又有周星诒、傅节子评注。”见叶景葵:《卷盦书跋》,第59页。这些说法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继续考察此类批语作者的线索。

北大本批语：“记《容斋随笔》卿。”^①

2.贞观政要十卷 明刊本”条。

北大本批语：“安阳公乃源乾曜，河东公乃张嘉贞。”^②

3.“西汉诏令十二卷东汉诏令十一卷 宋刊本”条。

北大本批语：“光轮，吕晚村初名也。”^③

与南图本相似或相同者，现举三例：

1.“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”条。

南图本批语：“忠宣《策》见本集。”

北大本批语：“《青阳集》载之。”^④

2.“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刊本”条。

南图本、北大本批语均作：“改元在三年十一月。”^⑤

3.“东国史略六卷 旧钞本”条。

南图本批语：“明万历间刊本。”

①南图本无此条批语。北大本此条批语旨在丰富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原文“‘其一人卿卞’，‘卿’不讹‘轻’”之说。“卿卞”指用“卿”这个称谓称呼刘卞，作“卿”者是。此条批语当指《容斋四笔》卷二“轻浮称谓”条所言：“（南齐陆慧晓）未尝卿士大夫。或问其故，慧晓曰：‘贵人不可卿，而贱者乃可卿，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。’”这段内容洪迈引自《南齐书·陆慧晓传》。孔凡礼校勘记云：“‘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’王校本两‘卿’字皆作‘轻’。李本皆作‘轻’。”见洪迈：《容斋随笔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655页。可见“卿”、“轻”之易淆。关于“卿”这一称谓，可参万曼《晋人称卿的习惯》。见《万曼文集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11页。

②南图本无此条批语。北大本此条批语本自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说，而《总目》又源于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九所引《书目》的考证。吴兢《贞观政要原序》言“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、中书令河东公”云云，此条批语当对此而言。

③南图本无此条批语。较早揭示光轮为吕留良初名的是江沅、黄丕烈。黄氏在《菴圃藏书题识》卷八“小畜集三十卷”条下从江铁君之说：“云光轮乃晚村原名，耻斋似亦其号也。”见《黄丕烈藏书题跋集》，第452页。此条批语实本江、黄之说。

④此条批语系针对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原文“而忠宣一篇差可读”而言。余阙此策即《青阳集》卷五之《元统癸酉廷对策》。

⑤此条批语系针对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原文“目后有‘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’一条。案，元统止癸酉、甲戌二年，乙亥乃至元元年，书林不知改元而误记耳”而言。此条批语旨在纠正《恬裕斋藏书记》的不确之说。

北大本批语：“有明万历刊本。”^①

嘉德拍本卷首钤有“劳格”、“季言”朱文小印，均似后人伪造^②。笔者曾因此怀疑与嘉德拍本同为一部的北大本楷书批语为后人所作，托名劳氏。后见到上图叶本，其中的朱笔批语即叶氏由嘉德拍本过录，这些批语中的某些内容，很难伪造。如：

1. “潜夫论十卷 明刊本”条。

叶本朱批：“又曰丹铅精舍藏明刊，与此本同。惟‘似’字不合，版式狭小，传是堂刊‘姒’，当作‘似’，前人论说甚详。”

按，人多传劳氏丹铅精舍藏有金刻本《潜夫论》^③，而不知劳氏亦藏有明刊本。《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》卷九“潜夫论十卷”条下云：“曾见劳彝卿所藏明刊本，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板式狭小。于‘敬’、‘敦’、‘慎’等字或避或否。以校元本，大略相同。倘即张目所云明刊本，除宋本以外此其最善欤？”^④朱氏与劳氏既是同乡又是世交^⑤，故能见到劳氏所藏明刊本原书。此条批语是很难伪造的。

①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卷二之下“东国史略六卷”条引劳权转录严修能语：“予曾于钱听默萃古斋见钞本，已不全。又有万历间刻本，予家祇首卷，作《朝鲜史略》。《恬裕斋藏书记》有旧钞本，赵清常有跋，殆即遵王藏本。”见章钰、管庭芬：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95页。《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》此书条下，傅增湘批注云：“曾见叶志诰、翁树崐诸人写校本，曾移录一本藏之。嗣得明万历赵氏刻本覆校，补脱文讹字不少，尽明刻流传颇罕，四库所据亦即明刻，但文多不完，似所得乃后印断损文字之本也。”见傅增湘：《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219页。明万历刊本不易见，严氏藏首卷，此条批语或本自严说。

②“劳格”、“季言”朱文小印，可以确定为真品者有两组，笔划上有细微差别。将嘉德拍本这组钤印与两组真印对比，其笔划与真印均有出入。劳批本的作伪由来已久，可参陈乃乾《上海书林梦忆录》，见《陈乃乾文集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3-14页。沈津《说藏书印的鉴定》亦云：“我见过几种假的劳格、劳权钤印的书，有的一看就是假的，太过拙劣。如一部《恬裕斋藏书记》，抄本十二册，作劳格校，有‘劳格’、‘季言’朱文小印，字印都是假的。”沈文见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e4a788a0100ej7p.html。

③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六《明刊潜夫论跋》云：“此书旧传塘栖劳氏丹铅精舍有金刻本，为钱东涧旧藏，今已无可踪迹。”见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96页。《四部丛刊书录》“潜夫论十卷二册”条下云：“卷端第一行但标‘王符’二字，与劳氏丹铅精舍所藏金本同。”见《四部丛刊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2年，第15页b。

④朱学勤：《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47页。

⑤劳检《亡弟季言司训事略》云：“季言幼而聪颖，年甫四岁出就外傅，受经于同里朱进士以升。”见《读书杂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163册，第190页。朱以升即朱修伯之父。《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》卷四“集韵十卷”条下载：“硕甫又以治《诗经》无暇，授之吾友劳季言。”见第179页；卷七“桂林风土记一卷”条下载：“余友劳彝卿得小草斋抄本。”见第291页；卷二十“韵语阳秋二十卷”条下载：“余友劳平甫有校宋本。”见第864页。

2. “懒真子录五卷 旧钞本”条。

叶本朱批：“劳曰，胡心耘先生借钞校正一过。”

按，胡心耘曾作《懒真子录集证》，未刻^①，今已很难见到。胡心耘为劳季言之友^②，此条批语所言之事旁人难知。

3. “广异记六卷 旧钞本”条。

叶本朱批：“劳曰，《文苑英华》顾况《广异记序》。二十卷，戴孚撰，述孚事迹颇详。《说文系传》引云戴孚。曾见同里宋氏小山堂藏述古堂绵纸绿格钞本^③，即《敏求记》所载。十一行二十字，左侧边阑外有刻。钱遵王述古堂藏书，后归家小田叔。”

按，“家小田叔”者即劳左源^④。此条批语所言之事旁人亦难知。

由此可见，叶本所据之嘉德拍本批语内容应是劳氏所作，北大本楷书批语亦当如此。它们与南图本劳氏批语有明显出入，并非一系流传，盖劳氏批注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不只一部。至于嘉德拍本、北大本中的劳氏批语是否为劳氏亲笔，因未见嘉德拍本原书，存疑^⑤。

三、南图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劳氏批语管窥

南图本劳氏批注为师大本所录劳批、复旦王本所录劳批、上图叶本所录墨笔劳批之祖，又较北大本完整，故笔者将以其为依据对劳氏批语作详细讨论。

（一）南图本批语实为劳氏兄弟合作

南图本卷首签条言此本批校者为劳格，这与南京图书馆著录为劳权批校的意见不同。其实劳权、劳格兄弟合作批校典籍之例甚多^⑥，此本即属此类情

①《吹网录》卷五“附存胡心耘读书校语十二条”云：“所著有《石林燕语集辨》、《懒真子录集证》二书，皆未刻，搜采详赡，可传之作也。”见叶廷珪：《吹网录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16页。

②《吹网录》卷二“附存劳季言通鉴札记七条”云：“余因胡心耘得交季言。”见叶廷珪：《吹网录》，第42页。

③“宋氏”当是“赵氏”之讹。

④王同纂辑之《唐栖志》卷十二载：“劳左源，字小田，仁和诸生，家唐栖东栅口。潜心举业，喜法书名画，搜罗甚富。辟一椽藏之，颜曰‘品茶读画之室’。与金石家钱叔美、张叔未往来赏鉴。庋藏书籍为一郡之冠。辛酉粤贼掠其家，左源举鼎击贼，不屈死。书画金石一炬以烬。”见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乡镇志专辑》，第18册，上海书店，1992年，第197页。

⑤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原上图藏本（嘉德拍本）为：“佚名李清劳格校。”可备一说。

⑥如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清小琅嬛仙馆刊本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典藏号：LSB/675；清乾隆四十七年张氏宝墨斋刊本《栲栳山人诗集》，典藏号：LSB/5166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钞本《百宋一廛书录》，典藏号：02705；《蜀梼杌》，典藏号：11296。现藏上海图书馆的钞本《近光集》、《扈从诗》。现藏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的清乾隆五十四年江都秦氏刊本《鬼谷子》，典藏号：06938；清仁和劳氏钞本《郑志》，典藏号：01206。

况。笔划细如蚊脚是二劳批校字迹共同的特征。但劳权较劳格善书,楷行二体皆能,字迹也更为纤细精巧^①。而劳格批注多作楷书,且字迹极为朴拙。二人的字迹无论是书体、笔划还是结构,都有较大的差异。我们可以据此区分此书批语中哪些属于劳权所作,哪些属于劳格所作^②。

(二) 劳氏批语的分布及各自的特点

笔者在区分劳氏兄弟批语的基础上,将二劳批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。详见下表^③:

	经部	史部	子部	集部
劳格	13	45	42	30
劳权	1	0	24	100

根据二劳批语的分布情况,我们似乎可以看出:二人的批注在总量上大致相当,但劳格的批语分布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中,劳权的批语则集中在集部。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二劳批语的内容,则会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。

劳格精熟人物、官制,擅于文献考订,故其批语往往能揭示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中的一些谬误与不确之说。现举三例:

1. 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 元刊本”条载“公休以温公薨而毁卒”。

劳格批语:“公休卒于温公歿后数年。”

按,《宋史》卷三百三十六《司马光传》载司马温公卒于元祐元年九月。又载:“康自居父丧,居庐疏食,寝于地,遂得腹疾,至是不能朝谒。”^④《范太史集》卷四十一《直集贤院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司马君墓志铭》又云其卒在元祐五年九月^⑤。可见此条批语旨在完善原文不甚准确的表述。

2. “皇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 旧钞本”条载“惟叙銜为‘左史’,与稟官秩不合”。

劳格批语:“文肃著此书时正官起居郎。”

按,此条批语旨在纠正原文之误。劳格《读书杂识》卷十一“李璫”条详考其仕进情况,其中列有李氏官起居郎的时间:“《馆阁续录》八,嘉定六年五月以吏部郎官兼国史院编修官,实录院检讨官。是月为秘书少监,仍兼。十月为起

①国图藏典藏号为11296的劳权钞本《蜀桤机》,有傅增湘题记云:“与堯圃所藏同为仁和劳平甫权手写,仿率更体绝精。”由此评价,我们可以略窥劳权的书法特点及水平。

②笔者在进行这一区分工作时,主要参考了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,典藏号为LSB675的二劳批本《读书敏求记》。今限于篇幅,无法将这些字迹的比对结果一一列出,尚乞读者海涵。

③一条书目下有多条批语时,仅计数为1。故此表中的数字代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中有批语的书目的数量。如经部中有13条书目下有劳格批语,他皆仿此。

④脱脱等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0769、10771页。

⑤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100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2008年,第454—457页。

居郎,并兼。”^①

3.“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考异一卷附志一卷 旧钞本”条载“陈本‘阮’误‘倪’字”。

劳格批语:“倪不误。”

按,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一“胡先生易传十卷”条下,孙猛校证云:“沈录何校本何焯校语云:‘阮逸字天隐,倪字旧刻已误。但逸与安定同□□以为门人,未知何据。’何氏批校本尝归常熟瞿氏所有,瞿氏据校语谓陈师曾刊袁本‘阮’字误作‘倪’字,见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二《郡斋读书志》条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卷二十五郑翼案云:‘衢、袁本及《通考》并作‘倪天隐’,倪字茅冈,桐庐人,与阮逸同时,并见《宋元学案》卷一,陈本不误。’是以‘倪’字不误。倪天隐,治平、熙宁中为合肥学官,晚年主桐庐讲席,弟子千人,称千乘先生。”^②《宋元学案》卷一“安定学案”载:“阮逸,字天隐,建阳人。天圣进士,官太常丞。皇祐中,与安定同典乐事,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著有《易筌》。”王梓材案语云:“先生与安定同典乐事,相与论乐,以为安定学侣可也。馮姚翁氏注深宁《困学纪闻》云安定先生门人,未知所本。”^③何焯已疑阮逸为胡瑗学侣而非其门人,惜未深辨,遂以陈本“倪”字为“阮”字之误。《恬裕斋藏书记》又沿何氏之误。此条批语旨在纠正原文之谬。

劳权则精熟版本,于词曲类著作也多有会心。其批语多涉及版本之学,不再举例。现仅举三条与词曲类著作有关者:

1.“遗山新乐府五卷 钞本”条。

劳权批语:“凌云翰所选。凌似据旧、新乐府合选之,多出十馀阙,乃旧乐府也。《抱经集》跋末。”

按,此条批语旨在丰富原文。《劳氏碎金》卷中“遗山乐府一卷 旧钞本”条下亦载劳权题记:“《遗山先生新乐府》五卷,此凌柘轩编选一卷本,今秋钞于王吉甫。复遇赵氏星凤阁钞本校补,缺一阙。此本虽不如《新乐府》本之全,颇有出于其外者。《抱经堂文集》有题辞行附录之。道光甲辰十二月初九日鐫下,巽卿记。咸丰丁巳八月二十日《新乐府》本校于秋井草堂。《词综·发凡》作两卷,即此本也,凡选廿有一阙,随勘一过,漏三下,饮香生识。”^④是知劳权曾手校此书,故能言之有物。

2.“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三卷外集一卷 旧钞本”条载“此汲古毛氏从

①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163册,第333页。

②晁公武撰,孙猛校证: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30页。

③黄宗羲:《宋元学案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31页。

④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,第10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,第193页。又,卢文弨《遗山乐府选题辞》见《抱经堂文集》卷七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商务印书馆,1935年。

元刻本传录……其每调下仍以四集为次,较李刻多至百馀首,为《小山乐府》之全书矣”。

劳权批语:“李刻所有而元刻所无,十余首。”

按,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十六下“张小山小令二卷”条下载:“明嘉靖刊本……有嘉靖丙寅李开先序及后序。”^①此条批语所谓李刻即指此。又《劳氏碎金》卷中“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三卷外集一卷补遗一卷 钞校本”条劳权题记云:“咸丰甲寅丹铅精舍校正本。己未九月,复附入原本乔梦符小令。秋井草堂书记,小史得龔手装。”^②是知劳权曾手校此书,故此条批语所言当可信。

3.“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八卷 元刊本”条载“旧为朱竹垞藏本,而中如贯酸斋、关汉卿、姚牧庵诸人,《词综》俱未录入,盖纂辑时犹未获此书也”。

劳权批语:“此小令,何得入《词综》?”

按,此条批语旨在纠正原文之说。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有言:“元人小曲,如《干荷叶》、《天净沙》、《凭栏人》、《平湖乐》(一名《小桃红》)等调,平、上、去三声并用,往往编入词集。然按之宋词,如《戚氏》、《西江月》、《换巢鸾凤》、《少年心》、《惜分钗》、《渔家傲》(杜安世集中体)诸阙,已为曲韵滥觞矣。是集间有采录,盖仿杨氏《词林万选》之例,览者幸勿以词曲混一为訕。”^③是《词综》虽间采《干荷叶》等调,但亦讲词曲之别,劳权之说即本此。

(三) 劳氏批语的价值

首先,批语充分体现了二劳的目录、版本、校勘学功力,在一定程度上校订、丰富了《恬裕斋藏书记》的内容。例如:

1、“荀子考异一卷 钞本”条载“佃字仲耕,政和进士观复之子,登绍兴十五年进士”。

劳格批语:“尚书户部员外郎。”

按,此条批语丰富了原文。范成大《吴郡志》卷二十八载钱观复为政和五年进士^④。又陈骙《南宋馆阁录》卷七“秘书郎 绍兴以后二十七人”条下载钱观复:“八年三月除,六月为户部员外郎。”^⑤

2、“高常侍集十卷 明刊本”条载“此本尚出旧第”。

劳权批语:“查《剡源集》跋。”

按,《剡源佚文》卷下《题高常侍诗文钞》云:“《高常侍诗文》十卷,用彭州本及杭本校钞。杭本后出,增多彭州本,而彭州较善。盖南渡前,赵彦清子湜

①莫友芝、傅增湘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1627页。

②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,第10册,第194页。

③朱彝尊:《词综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14页。

④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485册,第208页。

⑤陈骙等:《南宋馆阁录·续录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第92页。

为其州时所刻,而眉山王赏为之序,极高古可爱。今钞多从彭州也……杭本载乾元元年以太子詹事、御史中丞睢阳^①,有《祭张巡许远文》,而史不言尝为是官,当是史阙。”^②戴表元为宋末元初人,盖其时尚能见到彭州本、杭本高适诗文集,故能言二本优劣。此条批语丰富了原文,由此亦可见出,劳权于版本之学闻见颇广。

其次,劳氏批语对许多问题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,虽然限于批注的形式不能展开讨论,但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,有些意见颇具启发性。例如:

1. “史载之方二卷 影钞宋本”条载“《宋稗类钞》”。

劳格批语:“当改《夷坚志》。”

按,史载之为朱师古疗疾事又见宋鲁应龙《闲窗括异志》、明陶宗仪《说郛》卷一百一十六、明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卷九。比勘各书,至《闲窗括异志》时,其文已大有出入,明人抄应龙书,则愈失原貌。清人之《宋稗类钞》虽尚能依据洪氏之书,但亦不载“史君名堪,最善医,登进士第,为郡守”一句,而妄改之处又多。故此条批语云“当改《夷坚志》”,是欲明其史源而补《夷坚志》之后文献的不足。

2. “大唐转载一卷 旧钞本”条载“或是元和八年耳”。

劳格批语:“当是大和。”

按,劳格认为此书撰成时间应为大和八年,严杰《〈大唐转载〉考》一文即主此说并有详细考证^③。

(四) 劳氏批语的失误

二劳批语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,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问题。现举三例:

1. “张子语录三卷后录二卷 宋刊本”条载“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治”。劳格批语:“吴坚德祐中宰相。此当刊于理宗朝,查《三山志》漕臣题名年月。”

按,《南宋馆阁录·续录》卷八宝祐以后秘书郎题名“吴坚”下小注云:“字彦恺,甲辰进士,习《春秋》,贯天台。五年十月以太学博士除。”^④《福建通志》卷二十一“福建转运司转运使”有“吴坚”题名,是咸淳间任^⑤。《宋史》卷四十

①李军、辛梦霞有校勘记云:“‘睢阳’上黄本乙集空一字。”见《戴表元集》,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年,第583页。按,“睢阳”二字上或阙一“次”字。

②见《戴表元集》,第583页。孙钦善云:“《旧唐书》本传言适讨王永乱时,已兼御史大夫,受李辅国谗后,左授太子少詹事,与此有异,当以此处适自述为是。”见孙钦善:《高适集校注》(修订本)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353页。

③严杰:《唐五代笔记考论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118-119页。

④陈骥等:《南宋馆阁录·续录》,第308页。

⑤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528册,第92页。

七《瀛国公本纪》载德祐二年正月辛未：“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。”^①又《中国版刻图录》“张子语录”条提要云：“坚字彦恺，仙居人，淳祐四年进士，咸淳间知建宁府。刻工吴文、邓生、阮生，咸淳元年又刻周易本义于建宁府，因推知此书当是建宁府刻本。”^②吴坚仕进略见上引，又征之刻工，故此书初刊当在咸淳间度宗朝，可见此条批语不确。

2. “续世说新语十卷 明刊本”条。劳格批语：“是伪本，可删。”

按，此条批语之说本自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《总目》子部五十三小说家类存目一“续世说 十卷”条下云：“旧本题唐陇西李屋撰。前有俞安期《序》，称其书出自梁溪安茂卿，以宋本翻雕，未及印行而没。后三年，安期复得焦竑藏本，更为校正成完书。又称其书《唐志》不经见，《通考》所列《续世说》载宋至五代事者，又孔平仲所撰，实非此书。何良俊撰《语林》，文征明为作《序》，王世贞又删《语林》补《世说》，皆不言曾见此书，疑其贋作。而终以宋本纸墨古暗，中阙宋讳为据。今考其书，惟取李延寿南北二《史》所载碎事，依《世说》门目编之，而增以博洽、介洁、兵策、骁勇、游戏、释教、言验、志怪、感动、痴弄、凶悖十一门，别无异闻可资考据。盖即安期辈依托为之，诡言宋本。其《序》中所设之疑，正以防后人之攻诘，明代伪书，往往如是，所谓欲盖而弥彰也。”^③李屋实是南宋人，但《总目》伪本之说或许疑之过甚^④。而劳格此条批语亦未深究。

3. “东皋子集三卷 旧钞本”条。劳权批语：“涑饮先生曾见宋刻五卷全集，惜不可得。此三卷者，吕才删本也。岱南阁巾箱本即三卷本。”

按，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卷四之上“东皋子集三卷”条引劳格转录严修能语^⑤：“吾友以文曾见是书宋刻本，凡五卷。考吕才《序》云，所著诗赋并多散佚，鸠访未毕，且缉成五卷。又有唐陆淳《删东皋子集序》，则三卷本当即陆删本也。嘉庆初，孙渊如先生以余萧客景宋本三卷刻入袖珍板《岱南阁丛书》，卷中末附逸句八连^⑥，从周氏《涉笔》、《西清诗话》、《韵语阳秋》录入。孙氏又从《永乐大典》补赋一首、赞十三首，《唐文粹》补书二首，为《补遗》二卷。”^⑦瞿氏此本即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之赵琦美转录焦竑本。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此书条下又有章钰案语云：“《脉望目》，《东皋子集》一本，不言卷数。《国史经籍志》，《王绩集》五卷，则系吕才辑本，而非陆删本也。此《记》云，从焦本录出，

①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第937页。

②北京图书馆编：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，第40页。

③永瑤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216页。

④可参张固也：《〈续世说〉的作者李屋是宋人》，《文献》1998年第1期，第49页。

⑤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仅言“劳校本”，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LSB675号《读书敏求记》劳氏批注字迹，知此段严氏语为劳格转录。

⑥“卷”字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无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LSB675号劳氏批注本《读书敏求记》补。点校本遗此“卷”字，故句读亦误。

⑦章钰、管庭芬：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，第363页。

必系吕本。标题作三卷,知‘三’字为‘五’字之误。”^①今检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之铁琴铜剑楼藏本,确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章钰之说实为臆测。而此本吕《序》言“缉成三卷”,或为传写之讹,或为后人删改。王重民《敦煌古籍叙录》“东皋子集”条下有言:“今本才《序》无晁公武所引之文……则赋既为陆淳所删,而并删及吕才《序》可知也。”^②王先生又以无功之佚文、存文对观,再衡以陆《序》“故祛彼有为之词,全其悬解之志”,终定今传三卷本为陆淳删本,其论颇精。笔者检读此本,有《答刺史杜之松书》一文,《唐文粹》卷八十一另有无功《重答杜使君书》一篇,不载于此本。二文对观,知为前后之书。前者戏谑成文,当有“悬解之志”;后者条申家礼,盖是“有为之词”。取舍之际,正与陆《序》旨合。此本目录前又有《新唐书》本传、苏氏《书东皋子传后》、陈氏《解题》、周氏《涉笔》、晁氏《读书志》数篇,卷尾附他人唱答四首,可知又为后人改编者。至此复观劳权批语“此三卷者,吕才删本也”,其误可知。

在认识劳氏批语失误的同时,我们也应注意到南图本《恬裕斋藏书记》中还有一种大字批注,字迹与二劳差距较大,恐非劳氏所作,故其失误不应归咎于二劳。例如“法帖音释刊误一卷 钞本”条,南图本大字批语作“简斋,《宋史》不云参政事”。郑翼按语云:“陈与义绍兴七年拜参知政事,八年免。见《宋史》本传,及《宰辅表》。劳氏或偶失检。”^③此批并非劳氏所作,郑氏之评实为无的放矢^④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天然,女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。研究方向:经部文献、出土文献与版本目录学研究。

①章钰、管庭芬: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,第363页。

②王重民:《敦煌古籍叙录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285页。

③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1238页。

④究其原因,王欣夫乃据丁国钧临劳氏批注本过录,郑翼又据王氏过录者作按语,二人均未见劳批原件,故有此误会。